

方望溪文鈔

一函
四冊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裨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為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為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于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為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即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于明其間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為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炤人間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衆也。其所入者不遽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盛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星之所以長明江河之所以不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于文者蓋必實有侔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于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絕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賡之。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闡明其所得乃不能多于唐宋諸家。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

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即八家深于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于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于文者精。入于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于道者備。文若為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湔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蘄乎古不挾于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憍浮夸。半為躍冶之金而已。先生文集久行于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摛輯。乃貸金而全。槩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發明先生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邑後學戴鈞衡謹序於味經山館。

方先生事略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望溪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寄籍上元曾祖象乾廣西副使明末居江寧父仲舒字逸巢以遺逸名與黃岡杜濬杜芥同里錢澄之族祖文相唱和公生四歲父口授諸經嘗早起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偶竊效為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為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勸以孝弟弟林早夭公以弟服未終過時不娶父母趣之時弟喪已七閱月矣公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婦大駭乃勉成婚猶終身病之遊太學李文貞公見公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卿爭相汲引公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公輟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凡先儒解經之書公一一詳究乃知窮理之精未有如宋五子者也遂深嗜而力探焉姜西溟宸英王崑繩源嘗與公論行身祈禱公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領鄉試解額辛巳百川卒執喪過禮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在為母無別矣丙戌成進士未

廷試聞母疾遽歸。李文貞馳使留之不得。夫人蔡氏卒。熊尚書一瀟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亡妻偕娣如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匱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咋舌而止。丁亥丁父憂。公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家宅西偏。奉母三年。不入中門。辛卯冬。南山集禍作。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著滇遊記。聞語多悖逆。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人遂以為公也。集序復列公名。會都御史趙公申喬疏劾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部擬名世極刑。公牽連被逮。下刑部獄。及訊。知語出孝標。吏議以孝標已死。乃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聞入獄視公。至則解衣磅礴。語經誨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為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爰書上。同繫者皆恟懼。公閱禮經自若。或厭之。投其書于地曰。命在須臾矣。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聖祖矜疑。李文貞亦力救之。遂蒙恩宥。癸巳出獄隸漢軍。聖祖殊

諭武英殿總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召入南書房。遂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作黃鍾為萬事根本論及賦一。每奏御。

聖祖輒嘉賞曰。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蒙養齋。編校樂律曆算書。公與徐文定公承修樂律。上命與諸皇子遊。自

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為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譙呵。公遇事

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公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當是時。李文貞在閣。

徐文定為總憲。皆夙重公。與聞機務。公時以所見盡言相告。多見諸施行。壬寅。充

武英殿總裁。癸卯。世宗以覃恩首免公旗籍。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

苞功德不細矣。時朱文端來定交。謂公曰。子乃鄭公孫僑趙樂毅之流也。公示以

周官餘論十篇之三。文端持至上書房手錄之。歎為當世異人。又以周官析疑春

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年後。乃有如親授其傳指者也。甲

辰。以葬母假歸。乙巳還朝。召見。弱足不任行。命二內侍扶掖至養心殿。顧視

嗟嘆久之。有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論。賜芽茶二器。命

仍充武英殿總裁。庚戌。詔大臣各舉學行之士。當事問公。公舉南昌龔纓。欽余

華瑞。嘉善柯煜。淳安方榮。如應之。秋疾作。命諸子曰。昔弟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

者令出避野寺。致不獲視含斂。死當袒右臂入棺。以自罰。辛亥。授左中允。遷侍講。

晉侍講學士。時孫文定嘉淦。方以刑部侍郎尹順天兼祭酒。挺勁不為果親王所容。有客自王邸來。授公急奏。令劾之。即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怵以禍。公誓死辭。不數日。有劾孫公婪贓者。遂下獄。公謂鄂文端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于是孫公卒得免。王亦不以為有加于公也。癸丑。擢內閣學士。以足疾辭。詔許免。趨直。仍專司書局。有大議。即家上之。尋教習庶吉士。充一統志總裁。命校訂春秋日講。乙卯九月。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公。時天子大孝。方欲追

踐古禮。行三年之喪。詔羣臣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魏尚書廷珍偕公議。魏公。公石交也。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內外臣工。各分等差。為除服之期。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遂格不行。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公時領武英殿書局。請於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不敢出。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公念受三朝恩厚。起罪廢游列卿貳。當以

國士報。乃疏陳田文鏡所定地丁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又言歲飢。當令有司得擅發倉粟平糶。勿拘存七糶三常制。又言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二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康熙初改令折銀。自由文鏡改徵本色。既遠水次。兼迫漕

期運價且十倍。民困不支。請仍舊折徵於衛輝水次。官為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丙辰。命再入南書房。疏請凡遇水旱災。五六月即以實報。七月中旬。即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上聞。災大者許動帑金。修城浚隍。整葺倉廩。官署相度支河橋。梁塘堰圩堤溝渠垣堡。使任浚築。惟老弱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授粟。則為數無多。易周而可久。尋命選四書文頒示天下。充三禮義疏副總裁。又疏陳食貨豐耗之原。請禁燒酒。禁種煙草。飭佐貳官督民樹畜。禁粟米出外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丁巳。遷禮部右侍郎。仍以足疾辭。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常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大政事。往往諮公。多所密陳。在廷頗側目公矣。公復疏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求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其語尤關于主德隆替。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所以然。是年秋。命教習庶吉士。公嘗欲仿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為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各以疑義試士。朱文端及楊文定深然之。卒以違衆難行而止。至是仍欲發其端。乃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略言本

科館選三十有六人。江浙江西湖廣數已三十。餘僅六人耳。豈志識才行之不若哉。以聲律詞章多未習也。請日後籍隸江浙江西湖廣福建者。仍課以詩賦。餘專治本經義疏。及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時。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許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庶東南之士。益留心于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及遐方之士。亦不至困于聲律之末諳。使天下知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所關尤重。疏下。諸臣議格不行。又疏言。會議時。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候聖裁。其詹事科道。宜與九卿會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祀賢良祠。又請定孔氏家廟祀典。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皆格于廷議。初。公在蒙養齋。與河督高君共事。既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獄。公言于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上即日釋之。公復具疏。力陳河督之愆。河督入對。上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禮部薦一貲郎入曹。履親王董部事。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乙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為輔臣。召魏尚書廷珍為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為也。以後有疏下九卿議。合口梗之。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

之。上稍不直公。而部中又有挺身為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許之。仍以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己未。充經史館總裁。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屬庶常散館。公請補後到者試。忌者劾之。謂公有所私。遂落職。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而編修吳紱者。公所叩翼以入書局也。至是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過執。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吏部推祭酒。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稱職。旁無應者。辛酉。周官義疏成。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年七十有五。以衰病求解書局。賜侍講銜。歸里。杜門謝客。江督尹文端三踵門求見。以疾辭。又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食僧舍中。葬乃返。始建宗祠。定祭禮。作祠規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周子姓。寡艱及嫁娶喪葬之不能舉者。明年就醫浙東。作雁蕩天姥之遊。安徽布政使李公學裕未受篆。屏驕從造門。學使尹公會一。徒步操几杖造門。皆執弟子禮。公畏人疑。詫乃掃墓繁昌。避之。己巳秋。儀禮析疑成。公以此經苦難讀。注疏多膚淺。七十以後。每晨起必端坐誦經文。積日夜思之。凡十易稿。乃就。八月十八日卒。壽八十有二。時乾隆十四年也。疾革。數舉右手示子孫。申袒臂之命。從之。公貌

怯瘦身長。面微有豆斑。目光照人如電。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悻。乃詭言奉召入都。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尚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足撥人心。昏蔽士友感而服行者多。終身遇父母兄弟忌日。必廢食。得任子恩。授兄子道永。誠子姪。每遭期功喪。必準古禮宿外寢。居家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母夫人尤嚴正。嘗遘疾。

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而按脈。乃復命。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公曰。君命也。母閉目命。褰幃。顏變者久之。既而曰。聖恩良厚。繼自今。勿使吾疾更上聞矣。公於辭受。

取與無所苟。金陵王生以金贄介某。某求來學。公即以金贈某。某亡何。王生卒。因自出金如其數。賻之。不使某。某知也。有富人乞題喪主。饋重金。嚴拒之。其自視常若下于恆人。視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德之。與朋友責善亦甚嚴。嘗面折人過。多人所難受。自為諸生。即名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遇官達者。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而時引古賢大節相砥。未嘗一及于私。李文貞以直撫入相。公問自入國朝以科。

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矣。願公更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座師高廷尉初度。公方為諸生。壽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為懼。觀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舌橋汗下。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公論學一以宋儒為宗。其說經皆推行程朱之學。所尤致力者。春秋三禮也。論文嚴于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于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蓋皆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為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為知言。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註。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及望

溪文集行於世。

方望溪文鈔目錄

卷首

戴序

方先生事略

卷一

讀經史

讀古文尚書

讀尚書記

讀尚書又記

讀大誥

讀君牙同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讀經解

記王與功周公居東說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又書禮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讀王風

又書封禪書後

讀齊風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周官辨偽一

書儒林傳後

周官辨偽二

又書儒林傳後

讀儀禮

書淮陰侯列傳後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書太史公自序後

讀孟子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辨明堂位

卷二

論說

周公論

于忠肅論

漢高帝論

原人上

漢文帝論

原人下

灌嬰論

原過

蜀漢後主論

諡法

宋武帝論

異姓為後

方孝孺論

韓馬說

序

春秋直解序

熊偕呂遺文稿序

孫徵君年譜序

王巽功詩說序

學案序

嚴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畿輔名宦志序

李穆堂文集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文昌孝經序

教忠祠規序

何景桓遺文序

吳省函文稿序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儲禮執文稿序

張彞歎稿序

書後

跋附

跋先君子遺詩

書潘允慎家傳後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書熊氏家傳後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曹太學傳後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孝婦魏氏詩後

書祭裴太常文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書邵子觀物篇後

書烈婦東郭氏事略後

書朱注楚辭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書孫文正傳後

題黃玉圃夢歸圖

書盧象晉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札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李雨蒼札後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卷三

書

與孫以甯書

與吳東巖書